

# 氢弹从 B-52 轰炸机坠落之后

1966年1月17日,载有四枚氢弹的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B-52”与空军运输机“KC-135”在空中加油时失事,在西班牙南部海滨坠毁。人们很快在陆地上找到了三枚未爆炸的氢弹,但是还有一枚却不知去向……

## 情况危急,飞行员从高空掷下氢弹

1966年1月17日,美国空军在西欧进行飞行练习,其中一架装载四枚氢弹的“B-52”战略轰炸机在高空昼夜巡逻,由“KC-135”运输机进行空中加油。当天上午10点10分,两机在西班牙上空实现连接,进行空中加油。当时两机相距50米,正飞行在西班牙的帕洛玛雷斯上空,飞行高度为93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600公里。突然,两机发生碰撞,“B-52”上八个喷气发动机中一个爆炸起火,火光和烟雾笼罩着机翼。飞行员果断地掷掉备用油箱,继续朝前飞行。10点22分,飞机离帕洛玛雷斯1.6公里时,飞行员看到失火事故已经无法排除,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掷下氢弹。就在之后仅几秒钟,油箱爆炸,驾驶舱着火。要不是飞行员果断地掷下氢弹,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飞行员带着降落伞强行跳出着火的座舱,飞机爆炸的碎片散落在帕洛玛雷斯周围3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飞机失事后不久,跳伞的飞行员被正在附近捕鱼的“玛努爱托”号渔船救起。有关人员在帕洛玛雷斯附近的陆地上

找到了三枚氢弹。

“B-52”轰炸机上氢弹的威力比轰炸广岛的原子弹大1250倍。如果一枚氢弹爆炸,一瞬间就会使离爆炸中心15公里范围内的生命全部毁灭。幸运的是,陆地上找到的三枚氢弹都没有爆炸。

## 坠弹难觅,美军成立临时军事指挥部

还有一枚氢弹没有找到!美国空军的侦察机对长12英里宽8英里的整个区域进行了拍照,很快一定比例的航空照片做成了,在图上整个地区被分成了许多小块,每块面积1000平方英尺。在逐块地进行搜索时,每一小块最小的飞机残片都被找到了。

在华盛顿,在俄亥俄州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在洛斯阿拉莫斯,在阿尔伯克基的桑迪亚试验室,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通讯站,在西雅图的制造B-52轰炸机的波音飞机公司,各种各样的计算机投入了运转。人们根据已经找到的三枚氢弹的位置,推算出它们在空中飞行弹道和空气动力轨迹,以求确定准确的碰撞点。再从这一点出发,向下做出那枚尚未找到的氢弹的假定弹道和空气动力轨迹。这枚氢弹既可能落在内陆深处,也可能掉进离岸几英里的大海,这取决于降落伞是否打开,打开的程度和是否已被烧毁。

根据计算,丢失的氢弹最有可能是落在一个直径两英里多的圆形地带,这一带散布着许多小块耕地,一座小山上蜂窝般地点缀着一个被遗弃的坑道和通风口。有关部门组织了300多人手拉着手开始缓慢地穿越这个地区,他们在每

一个值得怀疑的凹地、坑穴、矿井和坑道外插上小红旗,而这样的地方约有400处。随后,直升机运来了军械专家,他们带着照明设备爬进每一个旧矿道和坑穴。

搜索线从北向南推进,花了七个小时才走完这个地区。然后又开始第二次搜索,第二次要比上一次更加细致,但仍然毫无结果。人们开始相信,那枚氢弹确实是沉入大海了。

为了搜索和打捞坠海的这颗氢弹,成立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由美国海军驻南欧舰队的乌·艾利斯将军任参谋长,曾是著名深潜艇“得里雅斯特”号驾驶员的特·皮·莫尼任首席顾问。他们调集了航空母舰、扫雷艇、驱逐舰、登陆艇等许多舰船,还调集了包括103名潜水员等一大批专业人员。

## 蓦然回首,氢弹竟藏身于大海深处

在临时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下,搜寻一枚落海氢弹的工作在帕洛玛雷斯沿海全面展开。首先使用代号为“鱼”的拖曳声纳,它在距海底10米处以1节速度拖航,对海底全面进行探测。可是由于帕洛玛雷斯沿海的地形相当复杂,海底崎岖不平,陡峭的大陆坡上还连有几公里长的水下峡谷,因此,依靠水声探测仪器初步搜寻毫无结果。

然后动用深潜艇“得里雅斯特”号和“特西勃”号以及潜水员到水下观察。这两艘潜艇都配备有水下探照灯和水下电视,能在深海搜索,但它们没有打捞水下物体的设备。“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号深潜艇后来也参加了探测工作。“阿尔文”号长6.7米,重13.5吨,潜深1800米,水下最高航

速4节,由两名艇员操纵,前方有一只多功能的机械手。“阿鲁明纳”号长15.5米,重81吨,潜深2430米,由7名艇员操纵,前方有两只大的机械手,举力各为91公斤。

这几艘潜艇从2月10日开始到3月3日,在水下工作了20多天,它们一共查明200多个水下目标,并用机械手捞取许多飞机的碎片,但仍然没有找到这颗隐匿的氢弹。3月8日以后,他们对以帕洛玛雷斯为中心附近海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搜索,到3月9日还是没有发现氢弹的痕迹。

“氢弹和降落伞在一起,落海以后会不会被潮流卷走了?”负责打捞任务的盖斯特作出新的判断,命令“阿尔文”号到新的地点——大陆架斜坡去寻找氢弹。

3月15日上午9时20分,“阿尔文”号开始向另一片蓝色世界下潜,11时50分接近大陆架斜坡。它沿着斜坡向深处寻找,在700多米的深处发现2.5米长的奇异碎片。艇员们顿时警惕起来,细心观察、搜寻。几分钟后,在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射下,离碎片越来越近,他们终于看清了:一顶6米宽的降落伞覆盖在海底斜坡上。艇员们兴奋极了,这正是他们朝思暮想寻找的氢弹降落伞啊!他们在水下继续工作了80分钟,对降落伞进行水下摄影,判明它是否和氢弹连在一起,同时让水面舰船标明它的确切位置。然后,“阿尔文”号关闭强光灯和发动机,慢慢地在目标周围巡视,等着“阿鲁明纳”号来接班。

“阿鲁明纳”号下潜到海底用了1小时,在水下工作了3小时,查明降落伞仍和氢弹连在一起,并且确定降落伞所

在的精确定位。

## 历尽艰险,氢弹出水让世界松了口气

紧张的打捞氢弹工作开始了。

两艘深潜艇轮流潜入水下,用机械手去抓降落伞和氢弹之间的系索。使人担忧的是,每次尝试都在氢弹周围泛起一阵泥云,这样试下去,万一不小心触碰到氢弹的雷管而引爆,后果将不堪设想。司令部为了更有效地打捞氢弹,决定采用第一代海洋机器人——CURV-1无人驾驶深潜艇支援打捞工作。

无人深潜艇CURV-1配有电动推进器、水下电视摄像机、声纳和打捞机械手等,它能在600米深水中工作,为了适于氢弹打捞,经过改装,它的机械手巨掌能夹住整个氢弹。

3月25日,CURV-1和“阿尔文”号一起去打捞氢弹,由CURV-1夹住氢弹,“阿尔文”号机械手去抓住降落伞的系索。当“阿尔文”号慢慢上浮时,CURV-1也夹着氢弹一起提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当氢弹和降落伞一起被提高到离水面100米时,系索突然断裂了。“阿尔文”号上的艇员吓得毛发直竖,浑身冒汗,从观察窗口目瞪口呆地看着氢弹和降落伞一起翻着筋斗,直掉下更深的海底峡谷,消失在从海底泛起的一阵“泥云”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海面这时又刮起大风,打捞工作不得不暂停。

好不容易盼到4月1日天放晴,“阿尔文”号再次下潜,发现原来的地方已找不到氢弹。

又经过4天时间的搜索,终于在海底淤泥里再一次发现

氢弹。“阿尔文”号当即用机械手抓住降落伞的绳子,试图把一根钢丝绳跟它系在一起。真是天不遂人愿,险情再一次发生,氢弹又从斜坡上滚下去,一昼夜内移动了90米。第二天,“阿尔文”号百折不挠地再次下潜,用机械手臂牵着从水面放下的钢丝绳,准确地缠住降落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尔文”号的蓄电池经过4小时的工作快要用完了,只得又一次放弃打捞,迅速上浮。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捞失败,并没有使盖斯特灰心丧气,他决定另辟蹊径,采用新的打捞方法,把降落伞和连着的氢弹一起打捞上来。

4月7日清晨,“阿尔文”不顾大风浪的袭扰,仍然到深海工作,用机械手带着钢丝绳缠住降落伞。接着,CURV-1也成功地缠住降落伞,它们连在一起以每分钟8米的速度上升。在上升过程中,CURV-1意外地与降落伞脱开了,水面操纵人员把它让到氢弹的另一侧,使它不妨碍吊索的工作。当氢弹提升到离海面30米时,打捞工作暂时中止,潜水员下水去捆住氢弹。8时45分,3米长的氢弹终于出现在海面上。以后,又花了1小时45分钟,这枚银白色的雪茄形氢弹终于被打捞到了工作船上,工作人员拆掉了引信,保证安全。一场动员了3000多人、使用了各种最精密、最古怪装备的战斗,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枚在水下停留了八十多天的氢弹,终于重见天日。经过专家的鉴定,没有放射性物质泄漏。10点45分,盖斯特发表谈话,向全世界宣布已经找到落海的氢弹,危机已经结束。

张晓军 万鲁峰文(摘自《环球军事》)

# 一夜风流酿苦酒 亲兄妹踏上红地毯

同在县外贸局工作的大伟和凤儿,郎才女貌,一番热恋之后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就在婚礼即将开始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对亲兄妹……

## 婚礼取消,亲朋好友不欢而散

初冬时节,位于辽河右岸的辽宁省台安县赵家店村一派喜庆喧闹景象:刘木匠家大门上新贴的双“喜”字格外耀眼,院子里人山人海,欢声笑语。院子当中新铺的红色地毯上,一对新人身着礼服,春风满面,喜滋滋地向众人散发着喜糖……

现在,只差女方亲友团的“主角”——新娘的母亲还没有赶到。只待她一到场,司仪便马上宣布婚礼开始。

大门口喇叭一响,新娘的母亲到了!新郎的父亲刘木匠整整衣服,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走到近前时,刘木匠和新娘的母亲全怔住了!

“你是凤儿她娘?”刘木匠脸上掠过一丝慌张。

“是啊,你是,是新郎的爹?”新娘母亲看着刘木匠胸前,“身份证”也现出一脸惊讶,“这么说,你儿子大伟今天娶的是我女儿凤儿?”新娘的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张皇,手开始抖起来。

“是啊是啊!”

“天哪!”新娘的母亲顿觉眼前一黑,险些瘫坐在地上!

见刘木匠莫名其妙、惑然不解,新娘的母亲一把抓起刘木匠的前襟:“刘木匠啊你个

挨千刀的,都是你办的好事呵,这俩孩子咋能结婚?凤儿可是你的,你的女儿啊!”

“啊?!”刘木匠瞬间便明白了八九,脸上顿时冷汗涔涔,双唇哆嗦,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两只拳头不住地捶头:“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啊?!”

好端端的婚礼怎么会闹出这一出?亲友们不解地围着这对亲家,七嘴八舌地围开了。

“都别闹啦,真是作孽啊!”新娘的母亲又急又羞,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和脸面了,坐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开了……婚礼,不欢而散!

## 四处揽活,刘木匠做下风流事

刘玉贵是这一带有名的木匠,手艺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人称“刘木匠”。刘木匠33岁那年,妻子下河剥麻,失足淹死了,给他留下了不到两岁的儿子大伟。刘木匠又当爹又当妈,拉扯着大伟过日子。农闲时节,刘木匠把儿子托付给邻居照看,自己走南村串北屯,到处揽木匠活,挣些钱补贴家用。

这一天,刘木匠来到了距家百公里之外的吴家镇,给镇上一个叫桂芬的寡妇打制衣柜。刘木匠在桂芬家住了五天,期间,刘木匠拿出了看家本事,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打制衣柜的任务,还额外打制了厨柜和鞋架。工钱结算完的那天晚上,桂芬置酒感谢刘木匠。那晚,两人话唠得长酒喝得透,酒酣耳热之际,桂芬趁着酒意,向刘木匠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丈夫是个酒鬼,每日里不是喝酒就是找狐朋狗友们赌博,去年冬天的一天夜里,他在外面喝完酒

回家,途中醉倒在雪地里,活活冻死了。听完桂芬的叙述,刘木匠不禁对眼前这个女人产生了同情之心。这天晚上,刘木匠就住在了桂芬的家里,干柴遇烈火,两人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第二天早上醒来,刘木匠回想昨天晚上,真是又惊又怕,他胡乱给桂芬扔下点钱,搪塞几句,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吴家镇。颇有心计的刘木匠怕桂芬因此“赖上”自己,便有意不再与桂芬来往。再外出揽活时,总是绕开吴家镇。过了两个月,刘木匠发现桂芬那边风平浪静,没有节外生枝的迹象,心也就放下了。时间一长,也就把这档子事渐渐地淡忘了。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吴家镇的桂芬没有等来刘木匠迎娶的花轿,因是“偷情”,桂芬自然不敢声张。失望之余,桂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路”。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姓李的修表师傅。而刘木匠,也和邻村一郝姓妇女组成了新的家庭。刘木匠和桂芬步入了各自的生活轨道,看似无波无浪,但那一段孽缘却似下一代埋下了谁也没有想到的痛苦的种子。

## 花前月下,一对恋人相偎相依

刘木匠的儿子大伟学习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里外贸局工作。刘木匠有了儿子的供养,手头又小有积蓄,心满意足,便不再外出揽活,扔了木匠活计,专心致志地在家享起了清福。

大伟工作很认真,一年头上就当上了副科长。第二年秋,局里分来了两名女大学生。

其中一个叫凤儿的女大学生一报到便吸引了大伟的注意力。在以后的工作中,大伟发现凤儿不但温文尔雅,善解人意,而且聪颖开朗,说话办事干脆利落。魁梧干练的大伟也让凤儿心生好感。于是,工作不到半年,两人便悄悄谈起了恋爱。

世事难料如棋局,谁也不想不到:这个凤儿竟是当年刘木匠与寡妇桂芬一段孽缘而生下的私生女!当年刘木匠走后不久,桂芬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农村,“女人养汉”是最下流、最龌龊、最让人不齿的事,一旦传扬出去,屯中的婶子大娘们光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考虑到自己的“名声”和舆论压力,桂芬没敢声张,而是偷偷地搬到山区的姑姑家,在那里悄然生下了凤儿。凤儿长到5岁时,桂芬嫁到了城里,为了自己的后半生幸福,桂芬有意隐瞒了自己红杏出墙生下凤儿这档子事,把凤儿留在了姑姑家。桂芬的姑姑虽然对桂芬的行为很愤恨,但孩子是无辜的,于是便一把屎一把尿地将凤儿拉扯成人,直至供她考上大学,毕业就业。所以凤儿自幼就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只记住了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你爹病死了。”

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大伟和凤儿自然无从得知。两个人在工作中互相倾慕,相亲相爱,感情日深。

一次,大伟在电话里与父亲谈到了自己恋爱的事。刘木匠人到晚年,深谙“世事恰如风过耳”之理,很是开明:“自己看就好就行,父母没有意见。”大伟曾将凤儿领回老家,让父亲和继母相看。刘木匠和老伴对凤儿自然没得说。问起家庭情况

来,凤儿只说自己从小与姑姥一起在山村里生活,刘木匠也没有多想——桂芬当年生下私生女的事,他一无所知。

2006年夏,凤儿带着大伟去城里看望母亲桂芬。桂芬对一表人才的大伟相当满意,尤其是看着女儿挎着大伟的胳膊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桂芬坚信:眼前这个小伙子就是自己的“乘龙快婿”、“门前娇客”!因是再婚,桂芬的丈夫对她并不怎么好,时常还因家庭琐事而动手打她。考虑到母亲“寄人篱下”的处境,凤儿只领大伟见过一次母亲。听说大伟是从农学院里出来的孩子,桂芬更是十二分的放心:农家子弟勤劳朴实,少有花花肠子,女儿跟了大伟,肯定不会吃亏。

有了母亲的支持,凤儿更坚定信心了。花前月下,凤儿依偎在大伟宽厚温暖的胸怀里,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俩人对着月盟誓:此生相爱,永不变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大伟与凤儿在单位对进对出,俨然小夫妻一般。单位的同事都很羡慕他们,都认为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郎才女貌。今年“十一”黄金周长假期间,俩人携手去西双版纳旅游,“高高兴兴”写下了他们爱的誓言,“悠悠野象谷”留下了他们爱的足迹,他们看“竹楼映蓝天”、赏“妩媚傣寨水”,两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年轻人把对新生活美好的憧憬放飞到蓝天碧水之间。旅途中,俩人住到了一起……

## 冰山出水,两辈人陷入尴尬境地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

事传千里。”大伟和凤儿的婚礼不欢而散,新郎新娘是同父异母兄妹的事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村。

刘木匠、桂芬这对“亲家翁”自是羞悔万分。羞的是人到暮年还牵出了这档子丢人现眼的事,可谓“晚节不保”,今后在屯中如何出门、如何在父老乡亲们面前抬头做人;悔的是,当初的一时冲动竟给儿女种下了终身的隐患!桂芬羞悔之余还担心自己会失去目前的这个家庭,所以事发当晚,她便匆匆返回了城里,将这一摊乱事留给刘木匠来处理。

刘木匠虽说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但对这种事却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一天到晚闷在屋里唉声叹气,精神萎靡。

最难堪的还是大伟和凤儿。昔日耳鬓厮磨的恋人现在突然间变成了同父异母兄妹,婚自然是结不成了,两人震惊、羞愤、埋怨之余,真的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凤儿哭得死去活来,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心如死水,万念俱灰;大伟面对“娇妻”,更是欲爱不能、欲罢不忍、欲慰无言,每日以泪洗面,以酒买醉……

发稿前夕,记者通过电话从大伟单位负责人口中得知:凤儿和大伟目前已双双辞职,凤儿去了深圳,大伟去向不明——俩人抛下这桩破碎的爱情,相继离开了这个让他们痛彻骨髓的城市,在陌生的角落里悄然舔舐着流血的心灵伤口……

红尘一叶(文中人物系化名,未经许可谢绝上网、转载!)